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

济公活佛

杨志民
郭天恩
张玺
整理
编述



大众文艺出版社

J247.4

131:1

95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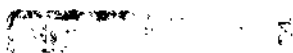


200086361

佛 活 公 济

(下)

杨志民 编述
郭天恩
张 玺 整理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目 次

第五十一回	禅师佛法妖道自相残杀 乞丐善心书生寒窑遇救	1
第五十二回	官运亨通知府喜新厌旧 梦教忏悔吉祥改邪归正	13
第五十三回	绝代佳人迷惑李家郎 西天罗汉再度黄淑女	21
第五十四回	乱伦常淫妇行贿县令 惩凶徒疯僧大闹公堂	33
第五十五回	捉淫贼罗汉一堂决三案 治妖人济公三次斗八魔	44
第五十六回	观音佛法七魔受雷殛 济公神算五雄救二友	55
第五十七回	众豪杰救难夜探清虚观 马元章寻侄独战张妙龄	64
第五十八回	飞猩羽士怒上昆仑山 降龙罗汉呵护皇官院	72
第五十九回	贼子抢亲豪杰救良善 总镇撒野英雄惩凶徒	79
第六十回	暗喙三徒六豪杰投军 明战一女二莽汉败阵	88
第六十一回	河边巧遇相识成佳话 阵前厮杀女将立奇功	97
第六十二回	六将失利悟禅法斗红莲 三军获胜阵前设摆刑场	108

第六十三回	宋金对阵僧道各显神通 魔怪同盟仙佛济宁聚会	115
第六十四回	飞包子劫灵车难女遇救 闹公堂审县官钦差施威	124
第六十五回	柳桃红唐士英私通害命 范亚文卢俊卿公堂许婚	135
第六十六回	济公禅师参谒如来佛 飞狸羽士大摆五行阵	146
第六十七回	黄淑女妖术投亲惑钟杰 济禅师佛法隐形斗韩殿	157
第六十八回	求佳丽佟志广有眼无珠 爱金钱殷慧娘杨花水性	167
第六十九回	赌奸情血性男儿捉私会 得赃银财迷知县护总管	176
第七十回	杨林杀人移祸全成梦吃 张义投案自首反得澄清	185
第七十一回	袁公祖随五云临安寻画 常傻柱赚四娘西湖游玩	196
第七十二回	五云老妖火烧小悟禅 燕氏丽蓉幸会闪电鬼	206
第七十三回	闹酒楼禅师故纵钟杰 困临安水怪决意死战	216
第七十四回	五云道道妖魔法斗三仙 四天王助圣僧擒拿八怪	224
第七十五回	贪淫念邹士元庙祠行凶 蒙冤屈管秀清公堂受刑	233
第七十六回	济禅师办案捉拿公子 冀丞相定计悬挂人头	242
第七十七回	奸谋败露忠臣受晋封 圣僧得画苦口劝明王	253

第七十八回	盗鏢银妖女双戏两侠士 展神图大鹏单惩袁公祖	260
第七十九回	初遇明王袁公祖败阵 再逢圣僧祁洪儒坐堂	269
第八十回	贪官原告狡猾成一串 忠臣罗汉公正无二心	278
第八十一回	苗汉卿轻生树林遇救 济禅师游戏赌场惩贼	286
第八十二回	避雷霆姊妹双成姻缘 显灵光悟禅一赚韩殿	295
第八十三回	轻信权奸万岁下扬州 同领佛法十女闹古寺	303
第八十四回	玄女庙中数妖魔兴乱 扬州城下众仙佛除妖	311
第八十五回	拐骗村姑村姑被杀害 捉拿和尚和尚助县官	320
第八十六回	谋家产季安平府衙告状 惩贪官济禅师公堂审案	332
第八十七回	天天伦徐耀宗药父逼兄 除恶棍唐知县求佛断案	346
第八十八回	金山寺普妙掌经赤睛子 庐江县济公佛法斗韩殿	357
第八十九回	救公子济禅师府衙审妖 盗婴胎恶贼人荒村借宿	368
第九十回	走投无路左月娥轻生 败子回头卜杯义悔恨	377
第九十一回	常山县禅师执法破两案 临江城活佛雷殛袁公祖	385
第九十二回	天台山僧道共会韩殿 太湖寨贼寇拦劫卮成	392

第九十三回	苏州府济公活佛搬兵 普陀山金身罗汉斗法	400
第九十四回	南海散仙法助八卦山 先天道士借宝天魔洞	410
第九十五回	还本主二法宝再显神威 骄必败万年功毁于一旦	418
第九十六回	济公禅师巧用袁公祖 金翅明王力斩五云妖	429

第五十一回 禅师佛法妖道自相残杀 乞丐善心书生寒窑遇救

济禅师对付走蹬翻宇宙洪韬与扳倒乾坤党燕，刚要去江宁府衙，忽然打一冷战，手按灵光一算，便知分晓，急晃身往南出去百二十里路，找个僻静之处，倒头便睡，醒来时正是夜半三更。

济公进了一片密林，眼前有一座三清观。只见观前空场上，一个手执长剑的年青道士正要杀站着的三个人。济公围绕着树空串着跑，口中喊道：“可了不得啦，杀人喽……”

这道士听到喊声吃了一惊，转回身，手执长剑直扑济公。这工夫儿从密林外又跑来两个老道。

济公背对着年青道士不动，说道：“古语说的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时候要是有人从背后给我一剑，我和尚不掉脑袋，也是个透心凉。”

年青道士暗想：和尚是知道我了还是说胡话呢？干脆，我就给你个透心凉吧。他急进身，剑刺济公后心。也不知怎么回事，济公不见了，剑刺树身扎进去三寸多深，拔不出来。

这时候，密林外跑来的两个老道到了，问：“是合字儿？”济公说：“是馅儿饼。”刺济公的道士想要说话，嘴张不开，身子也动不了。外边的两个老道听说话的声音不对，立刻将袖箭、脚

弩、飞蝗石、铁莲子一起打过树林，如下雨一般！那年青道士不会动，想说话又口难张，济公故意扬声，“别打，是我！哎哟……”外边二人说：“打的就是你。”同时又连发数枚暗器。

济公说：“快瞧瞧吧，打死啦！”

林外两个老道一惊：倒下了一个怎么还说话？究竟打了谁？徒弟哪里去了？怎么也不给句暗号呢？再仔细一看，树林里一个人站着，一个人躺着；只得亮兵刃闯进树林。

这两个老道，一个高身材，三绺青须，面似瓦灰，擎着一条大铲；一个中等身材，掩口胡茬儿，手中一口钢刀。这二人到林里一看，使大铲的老道“呀”地一声，咣唧唧扔了兵刃，哭得顿足捶胸！他边哭边说道：“哼哼哼，唔唔唔，我听着声音，哼哼，不象，你，你怎么不，哼哼，说话呢……”

原来，方才被暗器打死的道士叫追风道司马海龙，正哭的老道叫三才羽士郑元修，是司马海龙的师父。拿刀的是三才羽士的师弟，名叫铁冠道人梁元吉。这两个老道住在离此五十里的三才观，这里的三清观，是徒儿司马海龙的庙。

三才观在泗阳县东关乡。东关有一家裁缝，姓辛。辛裁缝的女儿有几分姿色，让老道郑元修的得意爱徒毛士杰看上了。毛士杰外号人称“醉蝴蝶”。这小子夜间二更多天，换了夜行衣，想到成衣铺对姑娘强行无理。该着毛士杰倒霉，他来时身后有人坠上了！此人是县衙的马步都头，人称快刀李晶。

毛士杰刚一进辛裁缝女儿屋里，李晶在院墙上往屋里扔飞蝗石，把毛士杰惊动起来，两人在赛马场上动手，李晶竟落了下风。

毛士杰恨得咬牙，良宵美事生被李晶搅散了，恨不能一万杀了他。所以是刀刀加紧，步步紧逼。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又过来二人，叫住了他们。这两个人一问经过气得咆哮如雷，要替李都头捉贼，为本地除害！

毛士杰仗自己是三才道人之徒，根本没将这二人放在眼里。这二人，一个面似淡金，五绺红黄的短须；一个身材高大，黑中透亮的面皮，一部连鬓络腮的钢髯，都是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头上壮帽，青短靠、外罩大衣，抽裆滚裤，抓地虎薄底儿矮靴快靴。这二人正是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雄。这次是专为剪除毛士杰来的，今天，这小子正好落在弟兄二人之手。

立地瘟神马兆雄甩了大髯交与秦元亮，往前纵身劈面一掌。毛士杰跨步闪身，举刀相迎。几个回合一过，毛士杰的刀已被马兆雄踢飞，毛士杰也真急了，用二龙戏珠势，右手伸中、食二指取马兆雄二目。马兆雄双手交错向上一锁，刁住毛士杰手腕，往怀里一牵，这一招名为铁夹剪，只听“喀嚓”一声，小子的腕骨折断，疼得他杀猪也似地一声惨叫，倒地乱滚！秦元亮说：“我成全了你吧！”上前一脚正踢中他的前脸儿，顿时死于非命。李晶走过来与二位英雄见礼，又互报了名姓。本来人不知鬼不觉的事，应当按江湖规矩“杀人灭迹”。三个人只图省事，把死尸给毛家扔院里去了。李晶又把秦、马二人送到店房，三人拱手作别。

次日清晨，老当家的毛万三见儿子死了，到县衙递了呈状。县太爷立即带了刑房仵作，到毛家去验尸。马步都头李晶也眼来了。到了毛家，仵作院中一看，就回禀大人说：“这人

是死在外边又扔进来的！”

大人在现场看了一遭，暗暗点头，又故意问道：“何以为证？”

仵作禀道：“尸首四周不见斗殴形迹，旁边有尸体落地荡起的尘土，可以作证。”

“好！”大人说道：“看看是何伤致死的？”

仵作验完回禀道：“凶手未用兵器，恐怕是用江湖上所说的内功，将面骨震裂致死！”

大人吩咐顺轿回衙，实际韩大人对毛家父子无甚好感，只不过呈状到县衙，官府不能不管。回衙后，他把李晶叫到外书房说道：“此案恐怕棘手。既是江湖人所为，县衙的人如何能破此案？我看用不着劳心费神，再有半年，我换任，你跟我一走，下任的县爷怎样完案，与我们无关了！”

李晶一笑，低声说道：“大人，杀人的给本地除去一害，并且是小人的救命恩人。”韩大人瞧了他一眼，意思是叫他说下去，李晶简明地从头到尾说了经过。大人沉思片刻，说遭：“既然无人知晓，你要守口如瓶，记住，万万不能露出二位英雄的名姓！”

李都头点头称是：“大人说的是。死者是三才羽士的得意爱徒，太爷要严加防范。”

“听说郑元修老道不是肮脏人，怎么传艺给这个酒色之徒呢？”大人问。

“大人有所不知。”李晶禀道：“这是死者的父亲用钱给老道修起两座庙，拨过去四十亩香火地，年节时还要送礼若干，这才收他儿子作徒弟。”

大人说：“这就是了，你还还要在外边多多留神。老道不管自不必说，倘若他们助纣为虐，或许要横生枝节！”

当日晚间，大人又命童儿将李晶叫来书房，这时已过二更天。俄顷之间李晶到了。大人问：“杀人的二位英雄能不能再找到？我想见见他们，若能把地方索性干净干净岂不更好？”

李晶说道：“下役明天到德远店看看，只怕是走了。”

“他们不是说济公是他们师父吗？”大人若有所思地问：“所以我想见见他们，你明天到茶馆酒肆找一找。”

秦元亮、马兆雄并未动身，他们想要听听风声再走。李都头到店里找，正遇上二人要到街上吃饭。李晶觉得由自己做东正合情理。李都头带路，三人直奔泗阳城中最大的饭馆，会友楼。一进门，伙计见是县衙都头陪两位客人来了，让在楼上靠窗下的一张桌旁坐了，三个人点了七八个菜，好酒三壶。刚刚饮至三杯，只听楼梯响，上来三个道人找座位。楼上共是六铺桌，李都头三个人一桌，再有靠楼口的桌儿旁有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地吃闷酒，其他四个桌都空着。

三个道人坐下，与李都头的桌子只隔一桌。伙计忙擦拭桌面儿，笑问：“郑道爷好久没来照顾了，今天吃点什么？咱这儿有好酒！”

老道说：“三嗓子酒，两个凉拼，四个熟菜，你给一拈掇就行了！”

堂师傅将菜喊下去时间不大，摆上压桌碟与杯箸，跟着酒菜上齐，这一桌也吃上了。三个老道一上楼，李晶就知会了秦、马二人，秦、马二人也瞧出来这三个老道不是善类，暗中准备应付。

昨天，三才道郑元修得知毛士杰丧命，夜入县衙把大人和都头的对话一字不丢都听了去。今早，郑元修带领师弟梁元吉、徒弟司马海龙从毛万三家出来奔县衙，暗中观察，看李晶去哪里找这两个齐颠的徒弟。见李晶从店房带着两个武壮士打扮的人上了酒楼，三个老道在外边商议妥当，也到楼上吃酒。这时，司马海龙故意问师父：“听说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给您磕过头，是吗？”

郑元修说：“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根本瞧不起他，可没见过这和和尚死不要脸的样儿，跪着不起来，没办法，收他作我记名儿的徒弟了。”

司马海龙笑道：“听说他又馋又懒，常偷庙里法器换酒吃，这样的窃贼给我当徒弟我也不要，您为什么要心慈面软呢？”

这是三个老道故意说给秦、马二人听的，这两人也不示弱，秦元亮说道：“济公可有能耐，马大哥没听说吗？九度华云龙，烧死张妙兴，雷殛华清风；他老人家专收拾杂毛儿。三打戴朝宗，火炼百骨道，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老人家对恶徒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神通广大……”

司马海龙一扬头，问道：“朋友，你认识济公和尚吗？”

马兆雄说：“认识，有交情。”

司马海龙又问：“你适才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你见过没有？”

马兆雄说：“见过还不算，差不多的不用他老人家动手，有我们两个就收拾啦，怎么，不服吗？”

司马海龙说：“找个清静地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你定时间吧！”马兆雄一口答应。双方商定二更半到三

更天在三清观外一决胜负。

三个老道付了钱下楼，郑元修和师弟梁元吉暂回三才观，准备二更以后再去三清观。

秦元亮、马兆雄都是急性人，下楼以后对李晶说：“回去跟大人说，明日进府拜会县爷，今天先去打发了三个牛鼻子，就省心了。”

李都头说：“若是这样我也不回去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三个人回店房日间养神，掌灯后起来，吃得酒足饭饱，出店直奔三清观。进了这座树林子不远就是三清观，司马海龙正在观外候等，三句话，就把郑元修夜入县衙听来的话挑明了。当时动手，马兆雄一口朴刀战司马海龙的青铜剑。战到十几合，凭真功夫道士不敌，借着个对面儿的机会，司马海龙剑尖一指，口念“敕令”，马兆雄当时就不会动了。秦元亮、李晶二人正要上前解救，也都同样受了定身法。司马海龙将三个人点住，正要杀，济公来到，先制住司马海龙，再借郑元修和梁元吉之手结果了他。

这时济公把马兆雄等三人身上的邪术破了，三个人重新抄兵刃围住两个老道。老道用定身法也不灵了，济公又空手儿加入战团，四人战两个。打着打着，不知三才道怎么糊涂了，一铲把师弟的脑袋铲下去了！和尚说：“你有两下子，怎么铲也不听使唤了呢？”

老道明知难讨公道，师弟、徒弟都死在自己手下了，还有什么面目生于人世！于是掉转铲头，用月牙子这一头，戳进自己的前胸，倒地身亡。济公叫秦、马二人将三道士埋了，然后说，

“记住，你们江湖人应当行事严密，可免多少麻烦。秦元亮、马兆雄你们同李晶到衙门拜会县爷，我要走了。”

济公禅师遑奔江宁府衙，到了府衙门外，直往里走着说：“上院里溜达溜达。”把门的问：“你干什么？”济公说：“我的狗跑你们院来了，找一找！”

门军班头魏宝英说：“你看见了吗？”济公说：“一到门口就看见喂饱鹰了！”

魏宝英怒道：“好你个穷和尚，敢绕弯骂人，这是府衙门，今天看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跳过去扬拳就打。忽听有人喝道：“休得无礼！”

魏班头收拳一看，是小衙内包清修从书房出来。他走在近前说道：“魏班头，不要仗府衙势力欺人，况且又是一位出家人！”

魏班头连连称是，退到一旁。衙内回头对济公说：“师父，请到书房用茶！”

济公并未表示可否，转身跟着衙内走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后，家人献上茶来，茶罢落了空盏。济公用手一指衙内，小衙内一时困倦，扶着桌角睡着了。也就有一杯热茶时间，衙内又醒转过来，看着济公，脸上露出惊悸之色，不由地长叹一声叫道：“师父哇！”

济公笑道：“作梦了吧？他来了！”

只见一个三十一、二岁的男子挑帘而入，他一见济公在书房里，非常吃惊，拱手叫道：“高僧！”

这位是小衙内的父亲，江宁府知府包吉祥。当年他进京赶考，误上了贼船。夜间被贼人将他外衣扒掉抛入了江心。想

不到被一个浪头打上了江岸。醒来时，见满天星斗，知道自己没有死。只得辨别了方向，往前行走。此时包吉祥饥肠碌碌，头晕脑胀，见眼前有个盆窑，打算进去歇一歇再走。刚走到窑门，觉得头如针刺，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身子已卧在窑内草铺之上了。天光大亮，见身旁坐着一个男子，年纪似比自己还要小两岁。虽然是个乞丐，却也文质彬彬。此人身材很单薄，头发盘在头顶，竹簪别着。再看看窑内，有不少日用之物，自己旁边放着拨火罐子，蜡烛头儿。

这时，包吉祥感觉到后背火辣辣地疼，再仔细一看，自己的前胸、两臂、两肋都象血一样通红。他知道这是自己倒在外边，被这化儿拖到里边连刮带揪，火罐子拔弄的！包吉祥想：若非收拾得及时，在这种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自己定然九死一生！想到这儿，包吉祥挣扎起来，说道：“仁兄的活命之恩，结草衔环怎报万一！请受我一拜吧！”

这个叫化儿忙按住包吉祥说道：“大哥千万不要动，安心养病为是。尚不知兄台尊姓大名，因何落得这般光景？”

包吉祥先说了姓名，又介绍了遇贼情况，遂问：“不知恩公高姓，今岁贵庚？”

“小弟祁贵云，年方十九岁了，只因无有亲人，落得乞讨为生……”

“如此说来，小兄长你两岁。”吉祥说道：“你我便以弟兄相称，岂不是好？”

祁贵云道：“如此小弟高攀了！”

从此，祁贵云每天回来，都给包吉祥带回饭食。这饭食不

象是乞讨来的，不但是好吃的，而且又整齐又洁净。一天，又给包吉祥带回了丸药。包吉祥心中疑惑，遂问道：“贤弟，这药难道也是乞讨来的不成？”

“大哥不必动问。小弟几年乞讨，有时替人做做工，就这样积下几串钱。今日为兄长治病，正该使用。我适才还想：咱们相识真好象是造定了一般！”

包吉祥激动得热泪盈眶，“虽然我大难不死，如今也有家难归。贤弟大恩，小兄没齿难忘，倘若仕路有分，定与贤弟同享荣华、均分富贵！”贵云面上一红，说道：“但愿如此。”

虽是贵云尽全力照顾吉祥，总比有家的条件相差甚远，这个病好几天坏几天闹个不休！二个多月后，病好了，身体尚未恢复。一天傍晚，包吉祥要与祁贵云结为金兰之好，贵云暗蹙双眉不语……

吉祥觉得奇怪，想不到他会不同意！想必是有什么难题，这就不能勉强了，遂说遂：“贤弟若不愿结拜也就算了，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祁贵云笑问：“哥哥的出身、才华都比小弟强胜十倍，岂有不愿之理？我是个女的，怎好结为金兰？”说完低头一笑。祁贵云这句话又象是开玩笑，又象是真的，着实令人难解。包吉祥一想，我不如以假当真，反正他也不会恼我，遂说道：“你若是女的，我也要求你与我结为夫妇。你自幼孤苦贫寒，病我得中龙虎之榜，管叫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可惜，可惜你是个男的！”

“你知道我是男的才要如此说，我若真是女的，你就认为般配不上了！”贵云说。

包吉祥坐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人穷无根，富也无苗。我家是闹市的小商，有什么不配？救命之恩，粉身碎骨难报，但愿你真是个女的！”

祁贵云面红耳赤，将发髻舒开，脱下鞋，露出窄小的金莲道：“哥哥，你看，所说的话悔了吗？”

包吉祥大吃一惊！拉着祁贵云的手，叫她在自己的睡铺上坐下说道：“妹妹，一个弱小的只身少女，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听这一问，祁贵云热泪似涌泉一般，滴在草铺上，说道：“我是富春人氏，母亲早亡，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为葬埋父亲被骗卖身于妓院之中，我至死不从，多次惨遭毒打。多亏一个好心人帮我逃出魔窟，到这里女扮男装，至今四载，就在这窑内存身。天缘巧合，使奴结识包郎，愿在包郎身边常侍箕帚。”

包吉祥笑道：“贤妹不弃，小生求之不得。今日以天地为媒，明月作证，我们拜了天地，了却一生的大事，然后赶赴临安会试还不算晚。”

祁贵云准备了喜蜡烛，弄些好吃的，两个人这样结婚，既省事又费事，因为无有第三者，故在拜天地时，要各表内心，对天明誓。

包吉祥说：“愿与贤妻生世聚守，一旦得中金榜，不弃糟糠。倘有三心二意，死于刀剑之下，水火之中，身入地狱永不轮回。上天有眼，明月为证！”

祁贵云听罢，芳心激动，也发了誓愿。两个有情之人，今夜睡在吉祥的铺上。

次日，两人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带上贵云所积下的几两散